梁書

九

梁書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孔休源

江革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晉丹陽太守沖之八世孫曾祖遙之宋尚書水部郎父珮齊廬陵王記室參軍早卒休源年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為之垂泣後就吳興沈驎士受經略通

大義建武四年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准也觀其此對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登宅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覯清顔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門登便拂筵整帶謂當

詣已旣而獨造休源髙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
以爲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
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
爲通人所推如此俄除臨川王府行參軍髙祖
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曰今帝業初基須一人有
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爲朕思之誰
堪其選勉對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實自
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髙祖亦素聞之即日除
兼尚書儀曹郎中是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

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罔無疑滯吏部郎任
昉常謂之爲孔獨誦遷建康獄正及辨訟折獄
時罕寃人後有選人爲獄司者高祖尚引休源
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司徒臨川王府記室參軍
遷尚書左丞彈肅禮閣雅允朝望時太子詹事
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竝皆搜採休
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録除給事黄門侍郎遷長
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寮莫不憚
之除少府卿又兼行丹陽尹事出爲宣惠晉安

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高祖謂之曰荆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對曰臣以庸鄙曲荷恩遇方揣丹誠効其一割上善其對乃敕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而始興王憺代鎮荆州復爲憺府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如故在州素政甚有治績平心決斷請託不行高祖深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轉秘書監遷明威將軍復爲晉

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止詢謀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徵爲太府卿俄授都官尚書頃之領太子中庶子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高祖與羣臣議王代居州任者久之于時貴戚公王咸望遷授高祖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休源初爲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

管州任時論榮之而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剸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授金紫光禄大夫監揚州如故累表陳讓優詔不許在州晝决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廵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勑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諱爲皇太子四年遘疾高祖遣中使候問并給醫藥日有十數其年五月卒時年六十四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高祖爲之流涕顧謂謝舉曰孔休源奉職

清忠當官忠直方欲共康治道以隆王化奄至
殞歿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彊直當今罕有
徵臣竊爲陛下惜之詔曰愼終追遠歷代通規
褒德疇庸先王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監揚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沖邈升榮建禮
譽重搢紳理務神州化覃哥詠方興仁壽稽是
彝倫奄然永逝倍用悲惻可贈散騎常侍金紫
光祿大夫賻第一材一具布五十匹錢五萬蠟
二百斤剋日舉哀喪事所須隨便資給謚曰貞

子皇太子手令曰金紫光禄大夫孔休源立身中正行己清恪昔歲西浮渚宮東泊枌壤毗佐蕃政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過之奄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休源少孤立志操風範彊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不憚彊禦常以天下爲己任高祖深委仗之累居顯職纖毫無犯性愼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嘗言禁中事世以此重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議彈文勒

成十五卷長子雲童顔有父風而篤信佛理遍
持經戒官至岳陽王府諮議東揚州別駕少子
宗軌聰敏有識度歷尚書都官郎司徒左西掾
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尚書金
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毋憂毀卒
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
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弟觀
同生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

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
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朓雅相
欽重朓嘗宿衛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
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所著襦幷手割
半氊與革充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
為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
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琅
邪王汎便以革代之解褐奉朝請僕射江祏深
相引接祏為太子詹事啓革為府丞祏時權

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
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梧誅賓客皆
罹其罪革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
高祖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距義師遣
使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高祖深賞
歎之因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爲雍州刺
史表求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
與弟覲少長共居不忍離别苦求同行乃以覲
爲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

並相賞重昉與華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
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
途次江夏觀遇疾卒華時在雍爲府王所禮欵若布
衣王被徵爲丹陽尹以華爲記室領五官掾除通直
散騎常侍建康正頻遷秣陵建康令爲治明肅
豪彊憚之入爲中書舍人尚書左丞司農卿復
出爲雲麾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
徙仁威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爲
百城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籖帥華以正

直自居不與籤帥等同坐俄遷左光祿大夫南平王長史御史中丞彈奏豪權一無所避除少府卿出爲貞威將軍北中郎南康王長史廣陵太守改授鎭北豫章王長史將軍太守如故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鎭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途經下邳遂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脚不拜延明將加害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暅同被拘執延明

使晅作歌器漏刻銘革罵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荅今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大小寺碑幷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旣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箠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王討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晅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贍出內有聞在

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太尉臨川王長史時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彊行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遊又手敕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啓乞受菩薩戒重除少府卿長史校尉時武陵王在東州頗自驕縱上召革面敕曰武陵王年少臧盾性弱不能匡

正欲以卿代爲行事非卿不可不得有辭乃除
折衝將軍東中郎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
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州聞革應至並
齎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
人筐篚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
訟日數百革分判辨析曾無疑滯功必賞過必
罰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爲山陰令贓
貨狼藉望風自解府王憚之遂雅相欽重毋至
侍宴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

熾文以王所製詩呈高祖高祖謂僕射徐勉曰
江革果能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民皆戀惜
之贈遺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惟乘
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謂革曰船
既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迮輕艚革既
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
如此尋監吳郡于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
郡惟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
反省遊軍尉民下逾恐革乃廣施恩撫明行制

令盜賊靜息民吏安之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文華清麗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又除明威將軍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爲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爲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每至朝宴恒有褒貶以此爲權勢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禄大夫領步兵校尉南北兗二州大中正優遊閑放以文酒自娛大同元年二月卒謚曰彊子有

集二十卷行於世華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二爲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長子行敏好學有才俊官至通直郎早卒有集五卷次子從簡少有文性年十七作採荷詞以刺敬容爲當時所賞歷官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莫不痛之

史臣曰高祖留心政道孔休源以識治見知旣遇其時斯爲幸矣江革聰敏亮直亦一代之盛

名歟

列傳第三十　　　　梁書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一　梁書三十七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謝舉

何敬容

謝舉字言揚中書令覽之弟也幼好學能清言與覽齊名舉年十四嘗贈沈約五言詩爲約稱賞世人爲之語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炬王筠王泰小字也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輕車功曹史祕書丞司空從事中郎太子庶子家令

掌東宮管記深爲昭明太子賞接祕書監任昉出爲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耋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嘗侍宴華林園高祖訪舉於覽覽對曰識藝過臣甚遠惟飲酒不及於臣高祖大悅轉太子中庶子猶掌管記天監十一年遷侍中十四年出爲寧遠將軍豫章內史爲政和理甚得民心十八年復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普通元年出爲貞毅將軍太尉臨川王長史四年入爲左民尚書其年遷掌吏部尋以公事

免五年起爲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六年復
爲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俄徙爲吏部尚書尋
加侍中出爲仁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清靜百
姓化其德境内肅然罷郡還吏民詣闕請立碑
詔許之大通二年入爲侍中五兵尚書未拜遷
掌吏部侍中如故舉祖莊宋世再典選至舉又
三爲此職前代未有也舉少博涉多通尤長玄
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僧遞講經論
徵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渡

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
勉以下畢至擧造坐屢折廣辭理通邁廣深歎服
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況重席焉四年加侍中
五年遷尚書右僕射侍中如故大同三年以疾
陳解徙爲右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其年出
爲雲麾將軍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
美績世稱爲何吳郡及擧爲政聲跡略相比六
年入爲侍中中書監未拜遷太子詹事翊左將
軍侍中如故擧父瀹齊世終此官累表乞改授

敕不許久之方就職九年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居端揆未嘗肯預時務多因疾陳解敕輒賜假并手敕處分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其年以本官參掌選事太清二年遷尚書令侍中將軍如故是歲侯景寇京師舉卒于圍內詔贈侍中中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尚書令如故文集亂中並亡逸二子禧蝦並少知名蝦太清中歷太子中庶子出爲建安太守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也祖攸之宋太常卿父

昌寓齊吏部尚書並有名前代敬容以名家子
弱冠選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天
監初爲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太子
洗馬中書舍人祕書丞遷揚州治中出爲建安
内史清公有美績民吏稱之還除黃門郎累遷
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司徒左長史普通
二年復爲侍中領羽林監俄又領本州大中正
頃之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四年出
爲招遠將軍吳郡太守爲政勤恤民隱辯訟如

神視事四年治爲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
詔許之大通二年徵爲中書令未拜復爲吏部
尚書領右軍將軍俄加侍中中大通元年改太
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晳美鬚眉性矜莊
衣冠尤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三年遷
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時僕射徐勉
參掌機密以疾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有此授
焉五年遷左僕射加宣惠將軍置佐史侍中參
掌如故大同三年正月朱雀門災高祖謂羣臣

曰此門制甲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竝相顧未
有答敬容獨曰此所謂陛下先天而天不違時
以爲名對俄遷中權將軍丹陽尹侍中參掌佐
史如故五年入爲尚書令侍中將軍參掌佐史
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舊事且聰明識治勤
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晉宋以來宰相
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爲世所嗤鄙時蕭
琛子巡者頗有輕薄才因制封名離合等詩以
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十一年坐妾弟

費慧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
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
慧明譽即封書以奏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
史中丞張綰奏敬容挾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
免職初天監中有沙門釋寶誌者嘗遇敬容謂
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爲宰相
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没宗族無仕進者至是
竟爲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高祖幸同泰
寺講金字三慧經敬容請預聽敕許之又有敕

聽朔望問訊尋起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
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諠譁如昔冀其復
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
君侯已得瞻望多士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
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
流言裁作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
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且
曝鰓之鱗不念杯杓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
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

在要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謂
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
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
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
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獨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
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
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
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
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君侯

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皋鄙人入穴幸無銜衷恥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京師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於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及

景身與衆並没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宮太宗
謂曰淮北始更有信矦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
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太宗失色
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太
宗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
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代喪亂頗由
祖尚玄虛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
人事其將爲戒乎俄而矦景難作其言有徵也
三年正月敬容卒于圍內詔贈仁威將軍本官

竝如故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
法竝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勢
者因助財造構敬容竝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
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焉及敬
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
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子㲉祕書丞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
尚於玄虛貴爲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
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

卞壼以臺閣之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禮之識治見譏薄俗惜哉

列傳第三十一

梁書三十七



梁書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二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朱异

賀琛

朱异字彦和吳郡錢唐人也父巽以義烈知名官至齊江夏王叅軍吳平令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异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歲好羣聚蒱博頗爲鄉黨所患既長乃折節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

通雜藝博弈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其年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議詳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异適二十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曰竊見錢唐朱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

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覩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遥途必有千里之用高祖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高祖自講孝經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鴻臚卿太子右衛率尋加員外常侍普通五年大舉北伐魏徐州

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法僧懼禍之至其降必非偽也高祖仍遣异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异節度既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中大通元年遷散騎常侍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謀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詢詳斷塡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從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閒諸事便了

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六年异啓於儀賢堂奉
述高祖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
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
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
義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八年改加侍中
太清元年遷左衛將軍領步兵二年遷中領軍
舍人如故高祖夢中原平舉朝稱慶旦以語异
异對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景歸降敕召羣
臣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高祖欲納之

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閤自言我國家承平若此
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异探
高祖微旨應聲荅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
遺黎誰不慕仰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
魏國太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
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不容恐絕
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异
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敗沒自魏使還述
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敕有司定議异又以和

爲允高祖果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事時侯景鎮壽春累啟絕和及請追使又致書與昇辭意甚切昇但述敕旨以報之八月景遂舉兵反以討昇爲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其衆守大司馬門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有啟聞昇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者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並抑而不奏故朝廷不爲之備及寇至城內文武咸尤之皇太

子又製圜城賦其末章云彼髙冠及厚履竝鼎
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
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
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蓋以
指於昇昇因憋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曰故
中領軍昇器宇弘通才力優贍謠謀帷幄多歷
年所方賛朝經永申寄任奄先物化惻悼兼懷
可贈侍中尚書右僕射給祕器一具凶事所須
隨由資辦舊尚書官不以爲贈及昇卒高祖惜

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啓曰异天歷雖
多然平生所懷願得執法者向祖因其宿志特有
此贈焉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意曲能
阿諛以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
至侍中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諸
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
日與賓客遊焉四方所饋財貨充積性悋嗇未嘗
有散施廚下珍羞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
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

百餘篇亂中多亡逸長子肅官至國子博士次
子閏司徒掾竝遇亂卒
賀瑒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
爲世碩儒瑒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
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瑒家貧
常往還諸暨販粟以自給閑則習業尤精三禮
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至是又依瑒焉普通中
刺史臨川王辟爲祭酒從事史瑒始出都高祖
聞其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

曰琛殊有世業仍補王國侍郎俄兼大學博士稍遷中衛參軍事尚書通事舍人參禮儀事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又征西鄱陽王中録事兼尚書左丞滿歲爲眞詔琛撰新謚法至今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駮之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竝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關惟得爲子已身不

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己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

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
父得爲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
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
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
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
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
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
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爲
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

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
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
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
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
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薄於此而厚於
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朞親雖再降猶依
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朞降大功大功降爲
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冠故無有異
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稚之

故夫喪情深既無受厚佗姓又畀傳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輕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嫁冠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遷貞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

貂貂自琛始也頃之遷御史中丞參禮儀事如
先琛家産既豐貫主第爲宅爲有司所奏坐免
官俄復爲尚書左丞遷給事黄門侍郎兼國子
博士未拜改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竝
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
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爲之語曰上殿
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遷散
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是時高祖任職者皆縁飾
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封奏曰臣荷拔

擢之恩罔不能効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飧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於後非謂謀猷寧云啓沃獨緘胷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稾則焚脫得聽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戇愚其一事曰今北邊稽服戈甲解息斂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彫流而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擾莫

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斂爲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盖不獲已而竄亡非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盖微乃至年常租課動致逋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命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屬所搔擾況復煩擾積理深爲民害驚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

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故邑宰懷印類無考
績細民棄業流亡者多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
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事曰聖主
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於翾飛蠕動
猶且度脫況在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
下顒顒惟注仰於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
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應痛
逗藥豈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貪
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

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儛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言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貪汚爭飾羅綺故為吏牧民者競為剝削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酣所費既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資

所費事等丘山爲觀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傳翼增其摶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道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及羣故勉彊而爲之苟力所不至還受其弊矣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正彫流之弊莫有

過儉朴者也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爲任
弘濟四海以爲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瘦之
苦豈止日仄忘飢夜分廢寢至於百司莫不奏
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斯實道邁百
王事超千載但斗筲之人藻棁之子既得伏奏
帷扆便欲詭競求進不說國之大體不知當一
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
事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運挈鉼之
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

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
曠官廢職長弊增姦寔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
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儌倖之
患矣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
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
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五
年之　尚於無事必能使國豐民阜若積以歲
月斯乃范蠡滅吳之術管仲霸齊之由今應內
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應所為

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　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即事未須皆悉減省應四方屯傳郵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宜皆

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

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財而務賦斂繁興則
姦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
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自晉通以來二十
餘年刑役荐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埸無
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
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
弊民疲安能振其遠略事至方圖知不及矣言
奏高祖大怒召至書於前口授敕責琛曰謇謇
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

言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抱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闒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旦獸鐏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啓乃心沃朕心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敎訓之時而民失安居牧守之過朕無則哲之知觸向多弊四聰不開

四明不達內省責躬無處逃咎堯爲聖主四凶在朝況乎朕也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姦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永爲闇主卿又云東境戶口空虛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驚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竝何姓名

廉平掣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飢渴
掣肘實爲異事宜速條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
多由或復軍糧諸所飈急蓋不獲已而遣
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綜理事實云何濟
辦惡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安卧其可得乎不
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
能到在所不威而伏豈不幸甚卿既言之應有
深見宜陳祕術不可懷寶迷邦卿又云守宰貪
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糜費已如前答漢文雖

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天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產則無不富饒惰遊緩事則家業貧窶勤脩產業以營盤案自已營之自已食之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產業致於貧窶無可施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同富富有不同慳而富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則曲屋密房之中去何可知若家家搜

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脅以求財帛足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為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為數十種食一菜為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於事亦豪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

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
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
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
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
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
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
多畜妓樂至於勳附若兩掖亦復不聞家有二
八多畜女妓者此並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
其霜豪卿又云乃追恨所取為少如復傳翼增

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貪廉各用勇者可
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捍禦廉者可
使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育
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
廢令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
不重更任彼亦非爲朝廷爲之傅翼卿以朝廷
爲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
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
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

絶房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
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
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
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
樂此羣賢之所觀見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
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
常一食若晝若夜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
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
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

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故可得中主今乃不免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虚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荅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今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人亂人亂則國安乎以咽廢飡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馬卒有閻樂望夷之禍王莽亦終移漢鼎卿

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復
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竝復是誰又云治署
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何者宜省
何者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處
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爲討召
若爲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靜息之方復何
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時大
息其民事至方圖知無及也如卿此言 即時便
是大役其民是何處所卿云國弊民疲誠如卿

言終須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語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彊兵之術急民省役之宜號令遠近之法竝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頰舌凡人有爲先須内省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歷詆内外而不極言其事佇聞重奏當後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内庶亂羊求除害馬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奉勑但謝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久之遷太府卿太清二年遷雲騎將軍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舉兵襲京師王

移入臺內留琛與司馬楊曒守東府賊尋攻陷
城放兵殺害琛被槍未至死賊求得之轝至闕
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
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轝送莊嚴寺療治之明年
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冬賊進寇會稽復
執琛送出都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後遇疾卒年
六十九琛所撰三禮講䟽五經滯義及諸儀法
凡百餘篇子詡太清初自儀同西昌侯掾出爲
巴山太守在郡遇亂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云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异貿琛竝起微賤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异遂徼寵幸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茍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寔是异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濫失於勸沮何以爲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乎

列傳第三十二　　梁書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三　梁書三十九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元法僧魏氏之支屬也其始祖道武帝父鍾葵

江陽王法僧仕魏歷光祿大夫後爲使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普通五年魏室大亂法僧遂據鎮稱帝誅鋤異已立諸子爲王部署將帥欲議匡復既而魏亂稍定將討法僧法僧懼乃遣使歸款請爲附庸高祖許焉授侍中司空封始安郡公邑五千戸及魏軍既逼法僧請還朝高祖遣中書舍人朱异迎之既至甚加優寵時方事招攜撫悅降附賜法僧甲第女樂及金帛前後不可勝數法僧以在魏之日

久處疆場之任每因寇掠殺戮甚多求兵自衛詔給甲仗百人出入禁闥大通二年加冠軍將軍中大通元年轉車騎將軍四年進太尉領金紫光禄其年立爲東魏主不行仍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郢州刺史大同二年徵爲侍中太尉領軍師將軍薨時年八十三二子景隆景仲普通中隨法僧入朝景隆封沌陽縣公邑千戶出爲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將

廣州刺史中大通三年徵侍中安右將軍四年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封彭城王不行俄除侍中度支尚書太清初又爲使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行至雷首遇疾卒時年五十八景仲封枝江縣公邑千戶拜侍中右衛將軍大通三年增封并前爲二千戶仍賜女樂一部出爲持節都督廣越等十三州諸軍事宣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大同中徵侍中左衛將軍兄景

隆後爲廣州刺史侯景作亂以景仲元氏之族遣信誘之許奉爲主景仲乃舉兵將下應景會西江督護陳霸先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起兵攻之霸先徇其衆曰朝廷以元景仲與賊連從謀危社稷今使曲江公勃爲刺史鎮撫此州衆聞之皆棄甲而散景仲乃自縊而死

元樹字君立亦魏之近屬也祖獻文帝父僖咸陽王樹仕魏爲宗正卿屬尒朱榮亂以天監八年歸國封爲鄴王邑二千戶拜散騎常侍普通

六年應接元法僧還朝遷使持節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增封并前爲三千戶討南蠻賊平之加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又增邑五百戶中大通二年徵侍中鎮右將軍四年爲使持節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加鼓吹一部以伐魏攻魏譙城拔之會魏將獨孤如願來援遂圍樹城陷被執發憤卒於魏時年四十八子貞大同中求隨魏使崔長謙至鄴葬父還拜太子舍人太清初侯景降請元氏戚屬願

奉爲主詔封貞爲咸陽王以天子之禮遣還
會景敗而返

元顥達亦魏之支庶也祖明元帝父樂平王顥
達仕魏爲中書令司州刺史普通中大軍北伐
攻義陽顥達舉州獻款詔封樂平公邑千戶賜
甲第女樂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
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徵侍
中太中大夫翊左將軍大同三年卒時年五十七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

起家州主簿稍遷潁川太守遂據郡歸款魏軍至與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邑五百戶頃之除安成内史又歷武陽宣城内史皆著治績還除太僕卿出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使令毀撤風俗遂改普通中大舉北伐徵爲右衛將軍六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爪牙將

軍右衛如故遘疾卒時年七十五詔贈本官衡州刺史兼給鼓吹一部謚曰壯神念少善騎射既老不衰嘗於高祖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絶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並一時妙捷高祖深歎賞之子僔業仕至太僕卿卒贈信威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鼓吹一部次子僧辯別有傳

楊華武都仇池人也父大眼爲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

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華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辭甚悽惋焉華後累征伐有戰功歷官太僕卿太子左衛率封益陽縣侯太清中侯景亂華欲立志節妻子爲賊所擒遂降之卒於賊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甫人漢南陽太守續之裔也祖規宋武帝之臨徐州辟祭酒從事大中正會薛安都舉彭城降北規由是陷魏魏授衛將軍營州刺史父祉魏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侃少

而瑰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博涉書記尤
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弱冠隨父在梁州立
功魏正光中稍爲別將時秦州羌有莫遮念生
者據州反稱帝仍遣其弟天生率衆攻陷岐州
遂寇雍州侃爲偏將隸蕭寶寅往討之潛身巡
塹伺射天生應弦即倒其衆遂潰以功遷使持
節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太山太守進爵鉅
平侯初其父每有南歸之志常謂諸子曰人生
安可久淹異域汝等可歸奉東朝侃至是將舉

河濟以成先志兗州刺史羊敦偘從兄也密知之據州拒偘偘乃率精兵三萬襲之弗尅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朝廷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遣羊鴉仁王弁率軍應接李元履運給糧仗魏帝聞之使授偘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爲兗州刺史偘斬其使者以徇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數十萬及高歡尒朱陽都等相繼而至圍偘十餘重傷殺甚衆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

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並竟夜
悲歌俶乃謝曰卿等懷土理不能見隨幸適去
留於此別異因各拜辭而去俶以大通三年至
京師詔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瑕丘征討諸
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并其兄默及三弟忱
給元皆拜爲刺史尋以俶爲都督北討諸軍事
出頓日城會陳慶之失律停進其年詔以爲持
節雲麾將軍青兾二州刺史中大通四年詔爲
使持節都督瑕丘諸軍事安北將軍兖州刺史

隨太尉元法僧北討法僧先啓云與侃有舊願得同行高祖乃召侃問方略侃具陳進取之計高祖因曰知卿願與太尉同行侃曰臣拔迹還朝常思效命然實未曾願與法僧同行北人雖謂臣爲吳南人已呼臣爲虜今與法僧同行還是羣類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輕漢高祖曰朝廷今者要須卿行乃詔以爲大軍司馬高祖謂侃曰軍司馬廢來已久此段爲卿置之行次官竹元樹又於譙城喪師軍罷入爲侍中

五年封高昌縣侯邑千戶六年出爲雲麾將軍晉安太守閩越俗好反亂前後太守莫能止息俶至討擊斬其渠帥陳稱吳滿等於是郡內肅清莫敢犯者頃之徵太子左衛率大同三年車駕幸樂遊苑俶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長丈四尺圍一尺三寸高祖因賜俶馬令試之俶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高祖善之又製武宴詩三十韻以示俶俶即席應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

英賢不絕六年遷司徒左長史八年遷都官尚
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遊造
有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
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九年出爲使持節壯武
將軍衡州刺史太清元年徵爲侍中會大舉北
伐仍以侃爲持節冠軍監作韓山堰事兩旬堰
立侃勸元帥貞陽侯乘水攻彭城不納既而魏
援大至侃頻勸乘其遠來可擊旦日又勸出戰
並不從侃乃率所領出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

陳徐還二年復爲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高祖問昕討景之策昕曰景反迹久見或容豕突宜急據採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京師遂寢其策令昕率千餘騎頓望國門景至新林追昕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既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第昕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昕命斬數人方得止及

賊逼城衆皆恟懼侃僞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
昌侯巳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
盛侃親自距抗以水沃火火滅引弓射殺數人
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
萬兩絹萬匹以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
並私加賞賚賊爲尖頂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
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
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
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

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倸曰車高壍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欲出擊之高祖以問倸倸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衂此乃示弱非騁王威也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太半初倸長子䕫爲景所獲執

來城下示偘偘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偘謂驚曰久以汝爲死猶復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不之害也景遣儀同傅士哲呼偘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距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偘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今驅烏合之卒至王城之下虜馬飲淮矢

集帝室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荷國重恩當禀
承廟筭以掃大逆耳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
幸謝侯王早自爲所士哲又曰侯王事君盡節
不爲朝廷所知正欲面啓至尊以除姦佞既居
戎旅故帶甲來朝何謂作逆侃曰聖上臨四海
將五十年聰明叡哲無幽不照有何姦佞而得
在朝欲飾其非寧無詭說且侯王親舉白刃以
向城闕事君盡節正若是邪士哲無以應乃曰
在北之日久挹風猷每恨平生未獲拔敘願去

戎服得一相見侃爲之免冑士哲瞻望久之而
去其爲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内土山崩
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火
城以斷其路徐於裏築城賊不能進十二月遘
疾卒于臺内時年五十四詔給東園祕器布絹
各五百匹錢三百萬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
部侃少而雄勇旅力絶人所用弓至十餘石嘗
於兖州堯廟踢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
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

破碎依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
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
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
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
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
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
艖艄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
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
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

學有詔令保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保不能飲酒而好賓客交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保聞之都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匿保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鷃

鷃字子鵬隨保臺內城陷[illegible]於陽平侯[illegible]呼還

待之甚厚及景敗鵾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倦晝寢鵾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鵾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景欲透水鵾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鵾以矟入刺殺之世祖以鵾為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明威將軍青州刺史封昌國縣公邑二千戶賜錢

五百萬米五千石布絹各一千匹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平峽中除西晉州刺史破郢元建於東關還使持節信武將軍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䲹赴援不及從王僧愔征蕭𣪊於嶺表聞太尉僧辯敗乃還爲侯瑱所破於豫章遇害時年二十八
羊䲹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果有膽力仕郡爲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國封廣晉縣侯征伐青齊閒累有功績稍遷員外散騎常

侍歷陽太守中大通四年爲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信威將軍譙州刺史大同七年除太子左衛率出爲持節都督南北司豫楚四州諸軍事輕車將軍北司州刺史侯景降詔鵶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三萬趨懸瓠應接景仍爲都督豫司淮兾殷應西豫等七州諸軍事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鵶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高祖大怒責之鵶仁懼又頓軍於淮

上及侯景反鵶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既背盟鵶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爲賊所敗臺城陷鵶仁見景景爲所留以爲五兵尚書鵶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社稷傾危身不能死偷生苟免以至于今若以此終没有餘憤因遂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陵其故部曲數百人迎之將赴江陵至東莞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

史臣曰高祖革命受終光期實運威德所漸莫不懷來其皆徇難投身前後相屬元法僧之徒入國並降恩遇位重任隆擊鍾鼎食美矣而羊侃鵶仁值太清之難並竭忠奉國侃則臨危不撓鵶仁守義殞命可謂志等松筠心均鐵石古之殉節斯其謂乎

列傳第三十三　梁書三十九

羊侃傳并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爲刺史

忱南史作恍未知孰是

列傳第三十四　　梁書四十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司馬褧

到溉

劉顯

劉之遴 弟之亨

許懋

司馬褧字元素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敬王祖讓之員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

齊官至國子博士聚少傳家業强力專精手不釋卷其禮文所涉書略皆遍覩沛國劉瓛爲儒者宗嘉其學深相賞好少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焉初爲國子生起家奉朝請稍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詔通儒治五禮有司舉聚治嘉禮除尚書祠部郎中是時創定禮樂聚所議多見施行除步兵校尉兼中書通事舍人聚學尤精於事數國家吉凶禮當世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皆取決焉累遷正員郎鎮南諮議參軍

兼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出為仁威長史長沙內史還除雲騎將軍兼御史中丞頃之即眞十六年出為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幷石頭戍軍事褧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十七年遷明威將軍晉安王長史未幾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為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到漑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曾祖彥之宋驃騎將軍祖仲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

郎漑少孤貧與弟洽俱聰敏有才學早爲任昉所知由是聲名益廣起家王國左常侍轉後軍法曹行參軍歷殿中郎出爲建安內史還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諱爲會稽太守以漑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高祖敕王曰到漑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閒有進止每須詢訪遭母憂居喪盡禮朝廷嘉之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除通直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太府卿都官尚書郢州長史江夏太守加招遠將

軍入爲左民尚書溉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
所莅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
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
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
已頃之坐事左遷金紫光祿大夫俄授散騎常
侍侍中國子祭酒溉素謹厚特被高祖賞接每
與對棊從夕達旦溉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與
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高祖謂朱异
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溉斂板對曰臣既

事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溉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因斷腥羶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高祖每月三置淨饌恩禮甚篤蔣山有延賢寺者溉家世創立故生平公俸咸以供焉略無所取性又不好交游惟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家園門可羅雀三君每歲時常鳴騶枉道以相存問

置酒敘生平極歡而去臨終託張劉勤子孫以
薄葬之禮卒時年七十二詔贈本官有集二十
卷行於世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
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
似凌寒竹子鏡字圓照安西湘東王法曹行參
軍太子舍人早卒鏡子藎早聰慧起家著作
佐郎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
殿中郎嘗從高祖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藎受
詔便就上覽以示溉曰藎定是才子翻恐卿從

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瀕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巳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除丹陽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

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也父瓛晉安内史顯幼而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文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删逸篇昉檢周書

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毋憂服闋尚書令沈約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也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歎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爲名流推賞如此及約爲太子少傅乃引爲五官掾俄兼廷尉正五兵尚書傅昭掌著作撰國史引顯爲佐九年始革尚書五都選顯以本官兼吏部郎又除司空臨川王外

兵參軍遷尚書儀曹郎嘗爲上朝詩沈約見而
美之時約郊居宅新成因命工書人題之於壁
出爲臨川王記室參軍建康平復入爲尚書儀
曹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秣陵令又除驃
騎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
書侍郎舍人如故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
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慕
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魏人獻古器有隱
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

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出爲宣遠岳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未拜遷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大同九年王遷鎮郢州除平西諮議參軍加戎昭將軍其年卒時年六十三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曰之遴嘗聞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名豈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爲一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題目懷珠抱玉有歿世而名不稱者可爲長太息孰過於斯竊痛友人

沛國劉顯韞櫝藝文研精覃奥聰明特達出類
拔羣闔棺郢都歸魂有日須鐫墓板之邈已畧
撰其事行令輒上呈伏願鴻慈降兹睿藻榮其
枯骴以慰幽魂冒昧塵聞戰慄無地乃蒙令爲
誌銘曰繁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
名誰其均之美有髦士禮著幼年業明壯齒厭
飫典墳研精名理一見弗忘過目則記若訪賈
逵如問伯始穎脫斯出學優而仕議獄既佐芸
蘭乃握摶鳳池水推羊太學內參禁中外相藩

岳斜光已道殞彼西浮百川到海還遂東流營營返魄汎汎[illegible]丹白馬向郊丹旐趙背輦野埃輿伏山雲輕重呂掩書墳揚歸玄冢爾其戒行途窮土壟弱葛方施叢柯日拱遂柳荑春禽寒斂氄長空常暗陰泉獨湧祔彼故塋流芬相踵

顯有三子莠荏臻臻早著名

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父虬齊國子博士論文範先生之遴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起家寧朔主簿吏部

尚書王瞻嘗候任昉値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瞻即辟爲太學博士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荊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遴舅憲臺奏彈皆之遴草焉遷平南行參軍尚書起部郎延陵令荊州治中太宗臨荊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韋稜並強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能過也還除

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遷正員郎尚
書右丞荆州大中正累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復
兼中書舍人出為征西鄱陽王長史南郡太守
高祖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
榮養之理後轉為西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如
故初之遴在荆府嘗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
袁彖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
後果損臂遂臨此郡丁母憂服闋徵祕書監領
步兵校尉出為郢州行事之遴意不願出固辭

高祖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哀於親爵祿具忠哀於君卿既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爲有司所奏免久之爲太府卿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

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眞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其大略曰案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

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
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
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
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
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
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
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
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之遴好屬文多學
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

籍因爲交好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
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遂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
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
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
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
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
胡毋仲舒云盛因循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
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
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

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温故可求别酬所問也太清二年侯景亂之遴避難還鄉未至卒於夏口時年七十二前後文集五十卷行於世

之亨字嘉會之遴弟也少有令名舉秀才拜太學博士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司農卿又代兄之遴爲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荆土至今懷之不忍斥其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云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祖珪宋給事中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惠齊太子家令冗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爲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旦領師說晚而覆講座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世尤曉故事稱爲儀注之學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茂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于崇明殿除太子步兵校尉永

元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褧同志
友善僕射江祏甚推重之號爲經史笥天監初
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鄱陽王
諮議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
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
將欲行焉懋以爲不可因建議曰臣案舜幸岱
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决云封于太山
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
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

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爲義則禹不應傳啓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景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悳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絶父沒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爲盛悳者古義以伏羲神農黃帝是爲三皇伏羲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皆不禪奕奕而云盛悳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者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

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亦不禪亭亭若合黃帝以爲五帝者少昊即黃帝子又非獨立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絶父没子繼者禹封太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禪梁甫者是爲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欲禪傚或欲傳子義既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夷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

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昊英
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
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
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
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
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結繩而治
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
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夷
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

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與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分爲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是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秦始皇登太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爲五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帝宗信方士廣召儒生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嬗俱上既而子侯暴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聞隆没歎息曰天

不欲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
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兼司
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君子
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於
上臣阿旨於下也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左傳
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爲
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
候之書斯爲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岱宗

即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祈報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貟丘方澤者總爲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即月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爲封禪何其數也此爲

九郊亦皆正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鳥
至祀于高禖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
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祭禮云雩禜水旱也
是爲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
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雩祭與
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爲天祀有十六地
祭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

於時祭窠繫辭云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佗三才之道也乾彖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此則應六年一祭坤元亦尒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宋齊舊儀郊天祀帝皆用衮冕至天監七年懋始請造大裘至是有事於明堂儀注

猶去服袞冕樂駮去禮去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降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爲疑樂答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桉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瘞其物以此而言爲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祭五帝必應燔柴者今明堂之

禮又無其事且禮又去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是五帝此又是不用柴之證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乖求神而已移於東實柴之禮猶未革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並從之凡諸禮儀多刊正以足疾出爲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諸儒參録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時年六十九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司馬褧儒術博通到溉文義優敏顯懋之遴強學浹洽竝職經便繁應對左右斯蓋嚴朱之任焉而溉之遴遂至顯貴亟拾青紫然非遇時焉能致此仕也

列傳第三十四　　梁書四十